

沙汀文集

日记
下册

第九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第九卷

沙汀文集

日记
下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汀文集. 第九卷, 日记: 全 2 册 / 沙汀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411-4765-4

I. ①沙… II. ①沙… III. ①沙汀 (1904—1992) —
文集②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0613 号

沙汀文集 第九卷

RJ1 : XIACE

日记 下册

沙汀著

责任编辑 彭 炜
编辑统筹 卢亚兵 金炆溟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9mm×210mm 1/32
印 张 32.25 字 数 8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65-4
定 价 24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 录

1938 年	(001)
1939 年	(019)
1956 年	(110)
1958 年	(117)
1962 年	(142)
1963 年	(441)
1964 年	(625)
1965 年	(661)
1966 年	(782)
1998 年版《沙汀日记》后记（钟庆成）	(804)
1980 年	(811)
1981 年	(818)

1963年

1月1日

也许是元旦吧，很早就醒来了。但是不想起床，一直躺到九点才爬起来。

在床上躺着，脑子里想了很多。我想到：1962年几乎白白地过去了！当然，我修改了四十多万字的旧作，包含二十多个短篇和长篇《困兽记》。可是，作为一个作家，这能叫工作吗？

我也想到有关劫老的一些事情。我真愿意为了追念他把他的后事办得更好些啊！整理他的遗作；把菱窠好好照原样保存下来；对他的作品做些研究工作；或者鼓励别的有志者做些研究工作。老头子也有不少缺点，但总的说来，他坦白、爽直、很吸引人……

今年一定得好好工作，时不我与，再不能老是休养了，人难道能为休养而活着么！

今天一般过得不错，这是个好兆头，但愿一切都如我所希望的。老温可怕的热情和主观主义，也是很可爱的。刚吃午饭，他就来电话了，说鲁鱼夫妇已经去了，打算改在中午聚餐，要我赶快去，吃完就搓麻将。我再三推辞，他可越来越加固执，要我同顾立刻去……

勉强吃了点东西，我单独去了。希望应付一下，赶快回来午睡，

但一碰上他的热情、固执，我却实在拒绝不了！结果一点半才开饭，菜好而又多，但可怕的是他硬要你吃！……

吃喝当中谈了不少往事。他们对亚群同志谈得非常有趣，这一天真过得不错。

晚饭后上街逛了一转，然后去友欣房里吹了一通，睡前喝了一杯半白兰地。

1月2日

九点半给李眉通了电话，告诉了她有关书画和房子处理的初步意见，要他们多作考虑。

十一点五分，统战部就来电话催我去了。到达后，劫老家属和如稷都到了，由洪部长陪着他们闲谈。十二点，宗林同志来了，由他提出，书画可以先交出来，由政府适当作价；房子他们自己保管；如嫌城外不便，西马棚街的房子还空着在，李师母可两处住。“食客”们都分别作了安排……

此外，还指定市人委行政处为他们办理一切琐事。这真可谓至矣尽矣了，所以家属除了感谢，也实在没什么可说了。远岑小声告诉我，劫老确有几厚本材料，是辛亥时期许多当事人的记录，昨天已找着了。说，若果我需要看，可以送给我参考。不用说只能是借。

饭后非常疲倦，大家坐了几分钟就走了。回来看了看书店寄来的四帖《祖父的故事》封面。随又了解到礼儿同玉颇为刚宜闹过气；而且礼儿给气哭了。听了很不快活！午睡后分别向李累、老安交代了整理劫人遗作，清理家属准备捐献书画的事，因为都得文联出点力量。

五点去四川日报社吃饭，见到了海陵，他早就下放到德阳当县委书记了。此外的客人是康、李二部长，李主任和张处长。康问了问我洪钟的情况；李说了不少趣话；张照样不住喝酒……

既没有去歌舞团，也没有留下闲谈，下席就走掉了，因为相当疲倦。

1月3日

昨天夜里，老是想到劫老的事，礼儿同家庭的争吵。服了两次药，到四点才睡去。

九点过才醒来，还未睁开眼睛，就想起给远岑打电话。想起礼儿今天是否会赌气不回来呢，多少有点焦急。打了两次电话，算打通了，向远岑交代了遗稿、手迹和提供翻阅材料的事。一上午同二李和老安都接触过，主要还是商谈有关劫人遗稿整理的事，还顺便向李累谈了谈如稷。我以为此公虽然神经过敏，容易东猜西疑，因而爱发脾气。但作为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有一定资历、学识，在政治上又一贯表现不错，所以也不能要求得太严了。

因为玉颀同刚虹给礼儿通电话都无结果，说他很忙，而且已经在学校搭伙了，没有回来午餐，所以大家都闷闷不乐。我努力不要想它，但不可能；一闲下来就又想起来，午睡后也是如此。又叫刚虹给秀清打电话，要她晚上一定回来一趟……

犹豫了很久，决定还是去“人艺”一趟好。但刚要动身，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位同志来了，要我的长篇。我说明了经过，但总不免有些歉然，因而答应将来给他们一册新创作的小说。

剧团的聚餐，总是很热闹的。军区、卫生、公安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女同志非常活跃……

1月4日

夜里没有睡好，起床时已经九点过了。决定不去听阅读文件，因为早就听过。

日来有点咳嗽，前天老曾偶然碰到卓，卓又要他带信给我，如有需要，可以到医院找他。准备去青羊宫诊治一下；但是，到了前院，觉得太麻烦人家了。而且咳得并不厉害，没有去成。

午睡后想去中山公园，也临时打消了。在家里翻看了一两篇契诃夫的小说，一些材料。

因为曹秀清竟也始终未曾回来，总有点耿耿于怀。最近一定得找礼儿谈谈，弄清楚他最近情绪为什么这样坏？若果主要为了学习，那么不管如何，家里一定得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

又，今天曾经两三次向玉颀、刚虹追问前天礼儿在家淘气的详细经过。

1月5日

连日霜都很大，屋瓦俱白。九点半，冒着寒气去人民医院找卓老师看病。

卓的房门口别着一张纸条：遵医嘱，严禁会客。我以为他病重了，又担心受到医院责难，踌躇了一会，才悄悄推开门进去。通过二道门的玻璃，看见卓在打盹；我进去了。

他解释说，前两天跑来探望的朋友、学生太多了，经常塞满一屋，所以医院才别上一张条子。实际他好多了，表示让我休息一会，他就帮我诊断。我们谈了一阵，话题不外病痛，也谈到劫人的病。他说：“真想不到李劫老会出问题！那样好的体魄……”

诊脉后，他认为我没有外感，但吃点药是会有好处的。处方后他表示当天下午就为我考虑丸药方子。我又谈了谈我四八年以前的便血和当年秋天的十二指肠出血及其治疗经过。也许我从未向他说过，他有点惊诧：“难怪你这么虚弱！……”

因为近来每天下午太阳都好，天气暖和，以为梅花开了，顺路去中山公园逛了一转，结果连花苞都没有发现一枚！游人也很少。有三个年轻服务员，二男一女，兴高采烈，边说边从我身边走过，看来都有中等文化水平。一个高高长长的青年人说：“不信你看，只要装备一下，打扮一下，就会有姑娘邀请我跳舞！……”

下午五时得卓电话，我立刻到前院去了，叫老曾去接他回家。随即打电话给“人艺”，没有打通；又打一次，通是通了，却无结果。晚饭时刚虹去打，但是，由于接电话的相当粗暴，很不痛快。本来不想去了，但又感觉未免量小，而且孩子们都想去，结果还是去了，花了二块八毛的票价！

戏不错，比市话剧团高明，无论在剧本、导演、演员和布景上，都显得比市话剧团的高明。当然，也有一点值得考虑：搞成上下二部，是否有其必要？难道搞成一部，真的就会很单薄吗？

又，晚饭前龚先生来过，他告诉了我一些劫人病的那天夜里的情况。当天从文联开会回去，已经半下午了。一到家，就叫“赶快煮碗面来吃，——红重！先来一杯大曲……”可能又受了风寒，这一来，半夜咳喘不止，温度骤增。天明请来医生诊后就住进省医院。

1月6日

因为明天就是小雪，天气骤然冷起来。白天没有出街，在家里看《在茫茫的夜色后面》。

这是《成都晚报》送来的一部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不看，不好；

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我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多了。好在，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作者，写得来还不错。而且，因为情节曲折，带点惊险，还相当的吸引人。看来作者有生活，有写作能力和相当文化，是能够写东西的。

晚上同顾、刚虹出去跑了一大圈。街上在广播当天打击本市投机倒把的消息，很痛快！

1月7日

开了一上午党组会，开得不错。了解一些文艺界的政治思想情况，也插了不少话。

午睡醒来，想起一些未尽之意，感觉整理材料时应该注意阐发一下，决定先找李累谈谈。路过友欣门口，又先向他交换了意见，然后去找李累。他在我谈话后提到沧浪一些情况。沧浪打算离开“人艺”，因为通过《红岩》的演出，他情绪很坏，不愿待下去了。

回家后接到李眉和宫石来信。李眉信，是谈她父亲的遗著的，附了一张目录单子；宫石的信来自广东，他是随日本贸易代表团返国的。这个日本青年给我印象不错：诚恳、朴实。

准备约沧浪来谈，但他出街去了。晚上不仅冷，风也大，在家读完了那个中篇和好几份文件。

1月8日

到了好几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读完，就快十一点了。与远岑、宗林同志分别打了电话。

我不是直接打电话给李宗林同志的。午饭前，他又叫人来电话，说三点钟来看我。我推谢了，约定准时前去看他。是我同玉顾一道去

的；后来想到得顺便约沧浪在公园闲谈。顾先下车到公园去了，结果只有我单独去看宗林同志。刚一坐下，我们就开始大谈川剧团在京演出情况。

《燕燕》的反响不错。王朝闻他们提的一些修改意见，跟我的基本一致。但叫我感觉奇怪的是，包括艾芜在内，不少人对《秀才外传》大为称赞！甚至于说经过加工，可能比《拉郎配》《乔老爷上轿》还好。这真叫作莫名其妙！我立刻向宗林同志说：“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看法！”

随后，在谈到劫人后事安排问题上时，我表示想先看一看《天魔舞》，因为我曾好几次提到这个作品。在谈到川剧时，我还向他提到过穆文子谈戏的文章。他要我把《文艺世纪》全部借他看看。此公求知欲很强烈，特别对戏剧、文学方面是这样的。一提什么，他总想很快看到。

在公园管理处打了好久电话，都没有打通，因而决定另自找时间约沧浪了。同顾逛了一大圈，在梅林里耽搁稍久；但却只有少数几株，每株着了几朵花。后来又在茶社坐了很久，到五点才离开。但到大门外后，沧浪正同小马闲谈，等候我。原来他也在公园喝茶，出去时给小马叫住了。

于是我们又买了票，退回公园里去。但没有坐茶馆，我们就在草地上坐着，谈了谈《红岩》上集的演出，以及他的其他创作计划。他已经四十三岁了，应该集中精力来搞搞创作了，我觉得必要时他可离开“人艺”……

晚上看了电影《巴格达窃贼》。好多地方都老一套，但一个勇敢、诚实的小偷却给了影片以新的生命。

1月9日

这几天精神都很不错，想写东西；但被一些杂事纠缠住了。

下午，参加了劫人遗著整理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组长是如稷，组

员有洪钟、罗湘浦二人。我提出几点整理意见，主要希望大家慎重其事，即一字一句地删改，也需经过组员协商，力求在文风上一致。远岑也发了言，有一两点意见不错。他和李眉，是以家属身份来参加的。

对于劫人在艺术上的特点、成就，我也谈了不少意见。后来话题转到川剧团在京内部演出成功，以及《越王回国》的获得好评。这一来，那位文科教授又十分激动了，从《越》扯到杜甫生日，并把田汉和《胆剑篇》批评了一通。而他甚至于做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文艺界看不起四川人的作品！

我忍不住说了说我的看法，实际上当然是批评他。大约他也感觉到了自己失言，于是题目一转，谈到他近来的情绪。他的大儿腿子虽已接好，可是不能够走动了！我很想反问他：“这难道是吊起嘴随便说的理由？”只好忍耐住了。一个人有了个人主义真不是件好事！有点替他难受。

晚上在张老那里闲谈了很久，他刚从阿坝回来，还不到一点钟。他说，阿坝这一向一面下雪结冰，一面出大太阳，中午还炙人。他约我共同请劫人家属吃饭，因为正月初二他们要去北京。

在谈到劫人逝世时，他说：“解放后去世的熟人不少，只有想起他，却未免感到寂寞……”

1月10日

因为思绪纷繁，也相当兴奋，服了两片安眠药，方于午夜三时半入睡。

醒来时已经十点正了。早餐后去找李累，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午睡后又去，座谈《红岩》的会又正开得热闹。同他谈了几件小事后，又托肖然去找了晚报的记者来，要他代约肖青。

回家不久，肖青来了。对《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提了一些修改意

见，供作者参考。

这一天很委顿，近来很少有过。晚上去街上逛了很久。又，晚饭时得巴公信，读了两遍。他谈到劫人的死，说他一直都很难过。他对我的健康很关心，要我们互相鼓励，多写东西。

虽然是在街上闲逛，但一直都想到巴公的来信。去年一字未写，想起真觉惭愧。

1月11日

上午开始翻阅劫人留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材料，其中有的已在《四川文史资料》上发表过了，但是还有两三则是可以抄存的。其中主要的是《静观斋日记》和《啸楼丛谈》。当午饭前李累送稿来时，我向他说了，他立刻要找人抄，但我怀疑是否必要，又推谢了。

午饭后，读了李累送来的两篇稿子，《大波》四卷的未完稿。前三章也读完了，第四章因未送来，所以还剩一个尾巴。此公的作品确有特色，越发感觉他死得太可惜了！……

出去逛街，在门口碰见李累。他告诉我，下午戏剧界的国际形势座谈，很少有人发言。

1月12日

昨晚又未睡好。天色昏暗，气温很低，刚才办完两件小事，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午睡后，车辐来，说明日即去北京看女儿，问我是否要带东西？我推谢了。但却同他谈起写作的事，要他将其所见所闻，用散文写出来，不要以为非写小说不可……

参加了作协召开的国际局势座谈。会由老戈主持，李部长也来了。

我本可以不去的，因为感觉不去不好，所以才临时参加了。谈话相当活跃，但多限于转述他人的意见。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学针灸的某国友人，回国时与一成都女郎结婚，一道走了。去年这个同乡回成都省亲时，竟有不少人跑去探询问：某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如何？……

这是陈志敏谈起的，段又补充了不少。而由此可以看出，希望了解国际情况的人是不少的，而且多半出于政治上的关心。动机呢，好的固然不少，可能也有动机不好的人。但不管如何，对国际形势抱有隐忧的人相当多。大家接着还谈了些我国少先队与国外的通信情况……

散会后如稷告诉我，要找一个人续成《大波》是困难的。我说：“当然！这需要很多的条件呵！”我多少有点惊疑，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但我随即匆忙跨进礼堂，向李部长谈沧浪的事情去了。结果很好，我随又向李累交代了几句，要他转告沧浪。

晚饭后上街给小娃买帽子，可是，他头太大了，跑遍春熙路、总府街都未买到。

1月13日

时晴时阴，十分寒冷。整个上午，几乎就同孩子们混过去了，只看了一份揭祥麟的材料。

午睡后，因为天气晴好起来，陪家人去猛追湾。公园大门已移至马路口，整个堤岸都被圈进去了。可是，既少花木，游人也寥寥无几，感觉有点儿荒凉。才在茶馆里坐了半个钟头，就又有点不耐烦了，孩子们也玩得不起劲了。所以还不到五点钟，就忙着回家了，多少有点无聊之感。

晚上读完了沧浪改编的《红岩》。改得不错，采用了不少电影手法，比起市话剧团改编的，无疑深厚得多。但是，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

个性、风格，仍然不够鲜明、突出……

一边看书，一边把药也熬好了。争取在明天搞成膏子，因为卓催我得在立春前服完。

1月14日

卓给我处的丹方，今天算配齐了，因而整个上午，都在为把这一剂药熬成膏子忙碌。

下午，读了《大波》四卷四章，一共只有五节，按照前几章的安排，这一章是没有写完。从故事发展说，也只间接接触到赵尔丰在兵变事件中的险境，所以更可断定没有写完。

刚读完稿，李累来了。说张老又答应写纪念劫人的文章了，要我再去谈谈。到了下午，大约五点钟时，他又来告诉我，李部长向杜书记请示后，已经同意了可以发表纪念文章。听了之后，算安了心，但也有些不快。接着礼儿回来了，同他摆谈了很久国际问题。

夜里，去看张老。回来后，心里有些激动，给白尘写了一信，谈到《死水微澜》。

1月15日

上午，向李累提供了一些修改李伏伽、谢杨清为纪念劫人所写文章的意见。

午睡后，罗湘浦来了。我把《大波》四卷遗稿交给了他，要他赶快在小组内传观。同时要他转请如稷、洪钟分别考虑一下，该怎样写后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根据史实，前三卷，特别四卷已写成的各章，对四卷写的各章作一大体估计。

罗走后给邓老一信，告诉他我将于21日去重庆。信刚写好，艾芜

又来信了。他用对自己的鞭策来鼓励我，说他去年写了八个短篇，太写少了！有点浪费时间，云云。我有些激动，立刻回了他一信。信未写完，黄国全来了，但直到写完，我才出去看他。这娃看来在农村里搞得不坏。他在挖瓢和锯木梳胚子，每月约有九十元收入，光景很想结婚。

去街上逛了一转，回来后看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序言。是量衡选写的，还不错。

1月16日

整个上午，为了买“上海音乐学院演奏团”的门票，就把人弄昏了。送了四张给卓医生。

午睡后去医学院血学部检查：白血球又降低了，从5600降到5100！但负责的那位女同志安慰我，说：“你身体弱一点，5100也可说是基本正常。”她劝我吃点胎盘。

顺路去看了壁舟、安旗。谈了一些我对工作的看法，以及对一些作家的作品的看法。其中谈到马识途同志，感觉从《挑女婿》和《视察委员来了》这两篇东西，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上已经露出了败着了。而北京以及四川的文艺界，对他的希望却很殷切，他自己也很自信……

晚上六点，因为不见继玳的影子，决定同顾一道去听音乐。我也真有点想去，但刚登上了过街楼，继玳来了，她是饭也没吃就赶来的，于是我留下来，让她拿个馒头跟顾走了。

同礼儿、刚虹上街走了一转，回来读友欣的《月夜》。随又找他谈了谈自己的意见。

1月17日

晚上没有睡好，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整整一天都在打杂中混过去了。

午睡后，去总务科问胎盘和木炭的事。回来时，在球场上碰见丹南，他们今天还在讨论两三个改编《红岩》的剧本。我简单谈了谈自己的意见。他告诉我，茂章还准备另搞一个剧本，而且决心拿出全力来干。显然他对三个剧本都不满意。

晚上带刚虹出街逛了一转。因为心情欠佳，睡前读了契诃夫的《万卡》。

1月18日

太阳很好，天气暖和起来。午睡时在太阳光下，马扎上面躺了有一点钟，比床上舒适多了。

打了三次电话，终于是打通了。向远岑了解了清理劫人字画、书籍的情况，决定再由文联增派一个干部参加。还谈整理遗稿和资料的问题。真想不到，老头儿连改过的草稿都没有一张，更不用说计划，提纲之类的东西了。据说，定稿之后，他就把草稿等撕毁了！

编辑部送来张老、伏伽和杨清的纪念文章，作了修改了。看完后，立刻去找李累，谈了我的一些意见。随即就在他书桌边坐下，对张老的文章作了些增改，还恢复了一两处。

晚上去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晚会。碰见罗义蕴。想不到早成人了，在川大教外语。